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HI JIE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HUA



茨威格

魏家国等译

• 短 • 篇 • 小 • 说 • 选 •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茨威格
短篇小说选
魏家国等译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目 次

译 序	魏家国 1
家庭女教师	魏家国 译 1
掩盖不住的秘密	魏家国 译 20
恐惧	王苓 译 96
马来狂人	魏家国 译 148
一个陌生女性的来函	魏家国 译 211
一个女人生涯中的 24 小时	魏家国 译 256
月光小巷	滕奕丹 译 326
看不见的珍藏	旷雄杰 译 348
棋手轶闻	费征 译 367
拜占庭的陷落	魏家国 译 416
一夜天才	方玉 译 444
滑铁卢震撼世界的时刻	魏家国 译 460
玛里扬巴特哀歌	魏家国 译 476
飞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曾加耀、陈秀琼 译 487
一列封闭的列车	魏家国 译 509

译 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大的奥匈帝国曾经有过将近六、七十年的漫长和平岁月，因此作为这个帝国首都的维也纳也有过空前的繁荣发展时期，成为名闻遐迩的文化名城。这儿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无怪乎有人说，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奥地利文坛上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一批众所周知的伟大作家。他们是阿尔图尔·施尼茨勒、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莱纳克·玛利亚·里尔克、斯蒂芬·茨威格等。

茨威格是奥地利近代著名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和戏剧。是 20 年代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是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赞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仁爱和宽恕，厌恶资产阶级社会的尔虞我诈，虚伪和冷酷。

这部小说集选译了脍炙人口的《家庭女教师》、《掩盖不住的秘密》、《看不见的珍藏》等。此外还从《人类星光灿烂的时刻》中选译了《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震撼世界的时刻》、《玛里扬巴特哀歌》等传奇作品。那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伟大历史时刻，将载入史册，永远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正如《玛里扬巴特哀歌》中茨威格所写的：“9 月

5日,这告别卡尔斯巴特、告别爱情的日子,在两种感情之间,在渴求和放弃之间,在新生活开始和大业完成之间,到达了顶点,成为内心转变的难忘时刻,这激动人心的哀叹,成了永恒的纪念。我们认为这一天意义重大,因为一提起当初那极其炽烈的情感漫溢到影响深远的诗歌里时,就感到德国的诗歌创作在情感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伟大的时刻了。

茨威格的小说大都喜用第一人称,其目的是让作品中的人物自我亮相,使读者感到真实,故事情节分外贴近。他喜欢用倒叙手法,这种写法当然不是他的独创。施托姆在他的《茵梦湖》中就曾运用倒叙,因此说茨威格在这方面是师承前辈,只是在叙事过程中,他着眼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内心世界的揭示。这是他的匠心独具之处。

茨威格的创作重神似,轻形似。他强调内心世界的刻画,而不重视外表的描述。像《一个陌生女性的来函》中的那个陌生女人无名无姓,那位作家也只叫R。读者自始至终也不知《马来狂人》叫什么,只知道他是一名医生。《家庭女教师》中的女主人公姓什么?《看不见的珍藏》中的古董商是谁?收藏家是谁?都不清楚,但他们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原因就在于他有意对外部世界、客观环境、自然风光、可有可无的细节尽可能节约笔墨,从而强调重点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着墨渲染。读过《一个女人生涯中的24小时》,怎么也不会忘记那赌徒的一双手,它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赌徒在兴奋、焦躁、期待、失望时的内心活动,一个双目失明者面对《看不见的珍藏》竟然为自己拥有那么多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而自豪和欣喜。《马来狂人》中一个擅离职守的医生在阴暗的角

落里借酒浇愁的忧郁情怀的披露，《家庭女教师》中两个小姐妹对自己未来命运的联想，掩卷沉思，均令人感慨万千。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令人叹为观止。

茨威格的创作深受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这位犹太籍医生对世纪之交心理学的飞跃发展，无疑有过重大贡献。他在治疗精神病人的过程中，提出了心理分析法，或称精神疗法，他把精神病的治疗，由心理分析推向一个科学的新阶段。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思维不仅有意识，还有前意识和无意识（即潜意识）。对潜意识的研究无疑是他的独特贡献。所谓潜意识是指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一些朦胧不定的欲望、感情和要求。在无意识和意识之间隔着前意识，它凭借伦理道德严格控制着人与人的欲望和激情，不让它们肆意外露，随意进入意识领域。由于各人在意识下面隐藏着既深又强的潜意识，因而各人对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反映。

本世纪初，欧洲文学流派纷繁。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主要是对外部世界的精细描写，但却无法深刻地反映现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给作家们以很大启迪，对精神病既能通过心理分析进行治疗，文学上当然也就不应只满足于人物外表、谈吐和举止的真实描绘，还应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对内心世界进行剖析。不仅要描写正常人的内心世界，而且还要探讨畸形人内心世界的变态，这无疑是文学上的一大进步。描写内心世界，对作家来说，确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塑造人物不仅要形似，还要神似，不仅要有广度，还要有深度。这种心理学上、精神病学上的新成果，很快就影响了奥地利的

文学大师们，这一影响后来超越了奥地利国界，波及全欧，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心理学发展上的巨大贡献对文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弗洛伊德生于 1856 年，卒于 1939 年。而茨威格生于 1881 年，卒于 1942 年。弗洛伊德年长 25 岁，他们可谓忘年之交。茨威格把弗洛伊德称为“真理的狂热追求者”。弗洛伊德之所以“受人敌视”，在于他闯入了“禁区”。这禁区无人问津，望而生畏，甚至避之唯恐不及，而弗洛伊德却大胆跨进了这一禁区。因此他冒犯了大学里的专家权威，和守旧的精神病医生们，他们害怕他，抵制他，把他看作威胁。可是任何外界压力并未能阻止他追求真理的决心，他也并非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作为后辈的茨威格，对弗洛伊德捍卫认识中的内在真理至死坚贞不渝，十分敬佩，对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崇敬之至。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说出他在想些什么，即使他知道，他无私的明确谈话，会使人坐立不安，诚惶诚恐，他从来也不作任何妥协……只要事关真理，他是寸步不让的。阻力越大，他的决心也越大。在弗洛伊德的感召下，茨威格一登上文坛，就深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剧烈影响，他在创作实践中，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经验。弗洛伊德同时也密切注视着茨威格的文学创作，十分赏识茨威格的才华，对他作品中的心理分析作出了精辟的评论。应该说他们是知音好友。

由于茨威格直接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他极善于进行心理分析，采用了内心独白、现身说法、自由联想、写信等手法。内心独白实际上就是意识流，茨威格在创作中广泛应用这一手法。心理分析是对灵魂的剖析，内心独白是灵魂的

自我披露。在读过茨威格的一些小说后，深感他的文笔细腻，心理分析深刻，语言优美，情节引人入胜，动人心魄。可是也有人鉴于茨威格对某些方面的描写，从而认为没有意义，内容不甚健康，甚至误以为他是颓废作家。今天，人们若要正确地评论一个作家，应该置身在世界的文学大潮中去评论，首先要继续排除曾多年流行的那种思潮的影响，并要摆脱多年封闭的旧的传统意识。他在某些方面的描写，确实不符合我们的民俗，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应该想到：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习俗。再说，他的有关描写，也不完全是信笔而去，任其发展，倒是能做到在该停笔时，就适可而止。因此把他的作品视为异端，理属不当。

茨威格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进步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密切结合生活实践，有一些作品就是他本人的生活写照。他在萨尔茨堡经历了第一次大战和战后的饥寒交迫，以及通货膨胀，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他怎能写出像《看不见的珍藏》这类令人玩味、内容深刻的作品，它不仅展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更揭示了人们美好的内心世界。他对不幸命运的描写，对饱经忧患灵魂的刻画，真乃是扣人心弦，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深沉思考。他着眼于人的命运、人的内心，他对那些被社会唾弃，被生活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畸形人充满无限同情，因而他的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些男男女女的命运，也许这就是人们误认为他是颓废作家，作品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原因吧。其实他无意于丑化人生，着笔于阴暗，只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现实本身就是丑恶，现状就是百孔千疮，因而他只得如实揭示当时现实，为此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他饱蘸美好的笔墨，去粉

饰那个并非如愿的世界呢？《家庭女教师》不正是揭示了一个姑娘被一个富家子弟抛弃的故事，《掩盖不住的秘密》不是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当时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生活状况与上流社会的心态吗？它们揭示了社会弊端，指出人们最终应如何看待自己的感情和正视人生，没有那一番生动的描述与自白，又怎能走上“了悟人生”的道路呢？这难道是他们性格的驱使？这难道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这是他们所处的畸形社会造成了他们的不幸命运：《一个陌生女性的来函》，乍看起来，不可思议，觉得生活中绝无仅有，可是那位少女的坚贞爱情能不令人赞颂，在商品爱情、肉欲横行的买卖婚姻的岁月里，她能爱的那么深沉，那么投入，那样忘我，不禁令人感到真正的爱情的圣洁可贵。这是作者对人性的赞美，对美德的歌颂。且看《马来狂人》中的医生，分明是一个被欧洲社会唾弃，而闯荡远东的殖民主义者的爪牙，最终，他的灵魂还闪现出一派善良，为维护一个女人的名誉，而置自己生命于度外，《恐惧》中的女主人公由于不尽适意的婚姻而产生婚外恋，从而招致终日的诚惶诚恐，可是故事最终揭示了寻求正常生活“真善美”的应有归宿。

茨威格对战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不受宣传的欺骗。他是犹太人，他的进步书籍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查禁焚毁。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后，正直的人们都清楚这次大火秘密，当时正在上演茨威格小说改编的电影《掩盖不住的秘密》（原文又可译为《燃烧的秘密》）。人们在广告牌前，会心地相视而笑。这使法西斯匪徒恼羞成怒，真正的纵火犯们终于露出狰狞面目，撕去广告，禁止这部电影上演。

茨威格看清了法西斯的累累罪恶，1933年他离开萨尔茨堡，前往英国，一直侨居英国，1940年前往南美，最后住在巴西。在这期间，创作了最后一篇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它十分有力、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法西斯的罪恶。

他认为，脑力劳动是最高的乐趣，因为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可是这种影响是缓慢的。茨威格太性急了。他认为，他的作品影响如此缓慢，无法快速影响外界，因此也就认为：生不如死。他流亡巴西期间物质生活条件很好，可是他认为一个人生活幸福与否，主要不是物质条件，精神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已被二次大战的炮火毁灭。他痛感理想破灭，万念俱灰。他相信最后人们还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的，但这需要等待。这种等待对他是折磨，为了摆脱这样的折磨，他决定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我自己语言所通行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业已日趋毁灭。”他的世界观的局限，使他看不到法西斯的猖狂恐怖只是黎明前的黑暗，1942年他在绝望中携妻自杀于巴西。

应该说，他不是一名坚强的战士，然而他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一身正气，怀着良知，为人世间的苦难，写下了无数充满同情、动人心魄的壮丽篇章。后人理当为这位文学大师的过早告别人世而控诉和谴责万恶的法西斯分子。他的人道主义应当获得举世正直的人们的崇敬和景仰。

魏家国

1995年7月2日写于广州白云山晚枫阁

家庭女教师

此刻，只有两个小女孩呆在房间里。电灯已熄了。一片黑暗弥漫在她们之间，仅只两张床在隐约地发出白色的微明。孩子发出轻微的呼吸声，人们还以为，她俩已经进入梦乡了。

“喂，”这时有一个女孩喊着。这是 12 岁的女孩，她声音低微，有点担惊受怕似地向黑暗里叫喊着。“什么事啊？”姐姐从另一张床上问道。她仅仅年长一岁。

“你还醒着。那好，我想……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对方没有回答。只听到那张床上响起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姐姐支撑着坐了起来，她投去期待的目光，能看到她的两眼炯炯有光。

“你知道……我本想告诉你……可是你得先向我说一说：最近几天你不觉得我们的小姐有点不同平常吗？”

另外一个小女孩犹豫地思考着。“对，”她终于开口了，“可是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她不再那么严格了。我已经两天没做作业，可是她却没对我说什么。她就是这样，我也不知怎么说好。我觉得，她对我们根本就不那么操心，她总爱坐到一旁，不像以前那样同我们一起玩了。”

“我感到，她好像不开心，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连钢琴

她也不愿弹了。”

两人沉默不语。

一会儿姐姐提醒说道：“你不是要说什么吗？”

“好，我说，可是你不能对别人说，真的不能告诉别人，不能让妈妈知道，也不能告诉你的小朋友。”

“不会的，不会的，”她已经克制不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情况是这样的……在我们上床前，我突然想起，我还没向小姐道‘晚安’，尽管我已把鞋脱了，可是我还是去了她的房间，你知道，去时我手脚很轻，想吓她一下。我非常小心谨慎地推开门。起初我还以为，她不在房间。灯还亮着。可是我并没看到她。突然，我吓坏了，我听到有人在哭，看到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啜泣，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她并没看到我，于是我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这时我一个劲儿地打颤。我清楚地听到门内的啜泣声，接着我即刻就跑了回来。”

两个小姐妹又默不作声了。后来有一位轻轻地说了声：“可怜的小姐！”这话声抖落在房间里，这是一声消失了的，深深的叹惋。接着又静了下来。

“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哭”小妹妹又开口了。“这几天她又没跟人争吵，现在妈妈也不再一味地说她的不是了，我俩肯定也没使她感到淘气。那么她究竟为什么要哭呢？”

“我明白了，”姐姐说。

“她为什么哭？告诉我吧，为什么哭？”

姐姐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说了：“我估计，她是在谈恋

爱了。”

“谈恋爱？”妹妹愣了愣说。“恋爱？爱上了谁呢？”

“难道你什么也没察觉到吗？”

“不会是爱上了奥托吧？”

“不是！奥托没爱上她。那么，他住在我们家里学习已经三年了，从来也没陪过我们，可是最近几个月突然每一天都伴着我们。在小姐还未到我们家时，他对我和你不是很亲近吗？现在他成天围着我们转。无论我们跟小姐去人民公园、城市公园或是普拉特尔，总会碰上他。真巧。你当真不觉得奇怪吗？”

那位年岁较小的女孩吃惊而又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的……不错，我倒是没留意这些。不过，我一直认为，这是……”

她的话突然变了，无法继续往下说了。

“开始我也认为，我们小女孩总是傻呵呵的。可是我很快就意识到，他只是在拿我们俩人作幌子。”

这时两个小女孩又沉默了，谈话好像结束了似的。

她们都陷入沉思，或许已进入梦乡了。

小妹妹克制不住，她在黑暗中再一次说道：“她为什么要哭呢？奥托挺喜欢她的。我一直以为，谈恋爱一定挺好玩。”

“我说不清，”姐姐梦幻似地说道，“我原先也以为恋爱是一件开心的事。”

女孩困倦得要睡了，从她的嘴唇里再一次吐出了一声轻

微的叹惋：“可怜的小姐啊。”

从此，房里一片宁静。

第二天早晨，她们没有再谈这件事，可是彼此都感觉到，她们都在想着同一件事，她们擦身而过时，彼此避开，可是当她俩从一侧去看教师时，目光无意中又碰到一起。吃饭时，两个小姐妹像盯着陌生人似地注视着表兄奥托，尽管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之久了，她们也没有跟他唠叨过，现在她们却一直低垂着眼皮，斜眼瞟过去，看他是否在跟小姐暗送秋波，传情达意。两个小女孩一直不安。饭后她们没有去玩，心神不定，胡乱地忙着，她们一心要打听出这里面的秘密。晚上，妹妹轻描淡写地问道：“你又发现了什么？”——“没有，”姐姐说着就把身子转了过去。她俩都不愿谈起这件事。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天。姐妹两人悄悄地观察着，四处打听，她们终于在不安和无意中感到一个秘密逐渐在泄露。

几天后，小妹妹终于发现女教师在向奥托暗使眼色，他点头作答。妹妹看了不觉身子一颤。她伸手在桌子下面碰了碰姐姐。姐姐向她转过脸来时，她立即向姐姐眨了眨眼，姐姐当即明白了，接着也就不安起来。

她们吃完饭刚刚站起来，女教师就对她们说：“你们先回自己房间里玩一会儿，我有点头痛，想休息半个小时。”

孩子们垂下了脑袋，小心地彼此用手碰了碰，以促使对方注意。女教师几乎一离开她们，小妹妹立即跳到姐姐面前，说：“注意，奥托现在要到她房里去了。”

“啊，怪不得她要找借口呢！”

“我们得去她门口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

“倘若有人来了，怎么办？”

“谁会来呢？”

“妈妈。”

小妹妹吓了一跳，说：“是啊，那么……”

“你知道吗？我有办法了。我在门边偷听，你呆在外面走廊上，一有人来，就给我打暗号。这样，我们准就平安无事了。”

小妹妹现出一副不高兴的神色。“可是我怕你听了以后，什么也不告诉我。”

“全都会对你说的！”

“真的全都对我说……可要一点不漏啊！”

“那当然，说话算数。只要一听见有人来，你就咳嗽一声。”

她们呆在走廊里，心情紧张，全身打颤。她们的心脏跳得厉害。会发生什么事呢？她俩紧紧地靠在一起。

听到脚步声了。两个小姐妹连忙躲开，跑进了暗处。果然不错，奥托来了。他抓住门把手一扭，门开了，随即又关上。姐姐像箭一样神速地溜了过来，贴紧门，屏住呼吸偷听。妹妹好奇地看着这边，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她离开了原先说定的地方，偷偷地溜了过来，可是姐姐却恼火地把她推开。她只好又回到原处呆着。两分钟，三分钟，时间长得那么难熬，她急得无法忍耐，就像在赤日炎炎的滚烫地面上难受地到处走动。她又急又恼，差一点哭了起来，因为姐姐全都听到了，她却一无所知。这时第三个房间传来了关门的声音。她咳了一声。两人连忙跑开，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她们的心怦

怦直跳，两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站了一会。

妹妹着急地催着姐姐，说：“把情况告诉我吧！”

姐姐想了想，终于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起来：“这件事我真是不明白！”

“怎么啦？”

“真怪。”

“怎么……怎么啦？”妹妹焦急地问道。姐姐试图把经过情况回想一下。妹妹紧挨着她，贴得更紧，唯恐漏掉了一句。

“这事真怪……完全不同于我所想象的那样。我原以为，他走进房间，会拥抱她，吻她，可是却听到她说：‘我要跟你谈件正经事！’我什么也看不到，因为从里面钥匙孔里插上了钥匙，但是我听得一清二楚。‘出了什么事啦！’奥托接着问道。我从未听到过奥托这样说话。你知道，平时奥托讲话总是那么大声大气的，可是他说这句话时有点畏畏缩缩的样子，我马上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亏心事，害怕了。想必女教师早就知道，他故意在说假话，可是她只是小声地说：‘你早该知道这件事了。’——‘不，我什么也不清楚！’——‘是这样，’她说：——说得伤心，非常伤心——‘你为什么突然要回避我？你已8天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总是躲开我，你也不跟孩子们去公园玩。我果真一下子对你陌生起来了吗？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忽然疏远我。’他沉默了一下，说道：‘我要考试了，我很忙，没时间考虑别的事。现在只能如此。’这时她开始哭了，两眼含着泪水对他说，话声温柔感人：‘奥托，你为什么说假话呢？你要说真话，我是不该受到你这样冷遇的。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可是有关我俩的事，势必得说清楚。你

明明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从你的眼神就知道了。’——
‘什么呀？’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声非常微弱。这时她说
.....”

这女孩忽然哆嗦起来，激动得没法说下去了。妹妹更加紧紧地依偎着她。“她说什么.....说了些什么呀？”

“她说：‘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妹妹突然给吓了一跳：“孩子？有了孩子？这怎么可能？”

“她是这么说的。”

“想必是你听错了吧。”

“没错，是这么说的！奥托把话重复了一遍，他当时也像你一样吓了一跳：‘有了孩子？’她好久都没吭声，后来才说：‘现在该怎么办？’后来.....”

“后来怎么啦？”

“后来你就咳嗽，我不得不从那儿逃开了。”

妹妹精神恍惚，直愣愣地看着前方。“有了孩子！这怎么可能？她从哪儿有孩子呢？”

“我不明白。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也许是留在家里了吧.....在她未到我们家之前。为了我们俩，妈妈当然不许她把孩子带来，因此，她才这样伤心。”

“得了，那时她还根本不认识奥托！”她俩又复沉默，在苦思冥想，但却茫然。她们非常纳闷。妹妹又说话了：“有了孩子，这完全不可能！她怎么会有孩子呢？她又没有结婚，我知道，只有结了婚的人才会有孩子。”

“也许她已结婚了。”

“你别傻了。她并没有跟奥托结婚。”